

眞
珠
船

眞珠船
P.D.G.

眞珠船卷五

咸甯胡侍承之著

繡水陳皋謨襄甫校

繡水沈德先天生校

戰車戰船

近制帥造戰車戰船將襲套虜而吏胥科索閭里騷然余以爲地利人事皆甚不宜不惟無功抑恐藉寇兵而齎盜糧也因閱宋熙河漕臣李復二疏深有槩於余衷遂備錄之冀悟當事者乞罷造戰車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

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今盡在
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鷲鳥飛翥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
軍各以保險爲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
歸則虜多襲逐爭先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
於中國爲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說
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爲輕妄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
敗於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畿邑平地且如此况今
欲用於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
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服自賃牛具終日方進
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車於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

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乞罷造船奏
云邢恕乞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
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限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
船匠一人須乞於荆江淮浙和顧又釘線物料亦非本路
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目今工料並
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
豈可容易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至於一
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韋州入會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
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
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舟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

到興州又何能爲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爲夏國
侮笑臣未敢便依指揮擘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事疏既
上徽宗察其言忠遂罷二役右二疏出滴水集容齋四筆
亦載之又今套中深沙大磧徒步尙艱車豈易行黃河兩
岸並是敵境船豈得過較諸宋時十倍不便

刹

刹韻會以爲佛寺非也王簡棲頭陀寺碑列刹相望李周
翰註列刹佛塔也又崇基表刹劉良註刹塔也南史虞愿
傳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
五層劉孝儀平等刹下銘惟茲寶塔妙跡可傳又云豈如

神刹耿介凌煙梁簡文帝答同泰寺立刹啓寶塔天飛宋
之問登慈恩寺浮圖詩鳳刹侵雲半歷詳前說刹爲佛塔
無疑說文又解爲柱釋氏要覽刹梵云刹瑟此云竿卽幡
柱也沙門得法者便當建幡告四遠

董賈

蘇老泉云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晁錯得聖
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
生乎楊鐵崖云賈生治安策有本有末至切至著方之後
日晁董諸子言非事實迂而少迫煩而寡要豈不爲西京
策臣之冠乎又云漢儒首賈生使生終年如仲舒純儒不

下仲舒也按劉歆讓太常博士書亦云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不言仲舒

摹姑

小兒無辜疔毒腦後項邊有核如彈按之轉動而不痛中有蟲如米粉不速破之則隨熱氣流散淫食臟腑以致肢體作瘡便利膿血壯熱羸瘦頭露骨高皆因氣血虛憊所致或因洗兒衣服露於簷下爲鷓鴣落羽所污蟲入皮毛亦致此疾凡晒衣須火烘衣聖惠方急用竹刀刺破刮去核中蟲又小兒手足極細項小骨高尻削體痿癢突號哭胸陷或生穀癥是名丁奚虛熟往來頭骨分開翻食吐蟲

煩渴嘔噦是爲哺露二者皆無辜種類最爲難治韻會云
摹姑小兒羸病今云無辜聲之訛也

東牆

甘涼銀夏之野沙中生草子細如罌粟堪作飯俗名登粟
一名沙米按宋史瀚海沙深三尺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子
名登相收之以食遼史西夏出登廂一統志韃靼土產東
牆似蓬草實如穉子十月始熟子虛賦東牆雕胡註東牆
實可食廣志東牆色青黑粒如葵子似蓬草十一月熟出
幽涼弁烏丸地魏書烏丸地宜東牆余意一物東牆訛爲
登廂又訛爲登粟耳

甜酒

齊民要術云勿使米過過則酒甜白樂天詩云戶大嫌甜酒蘇東坡詩云酸酒如熬湯甜酒如蜜汁北山酒經云北人不善投甜所以飲多令人膈上懊懷是酒味忌甜也然梁元帝云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杜工部詩云不放香醪如蜜甜口之於味亦有不同

盧坦之言

唐盧坦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合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

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余謂多藏者必厚亡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古昔論天道者已並若此盧坦之言雖若矯枉過直然激發痛快尤爲警切貪黷之子尙諦思之

夫妻義絕

筆談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其妻子刑曹駁之曰毆妻之父母卽是義絕况其謀殺不當復坐其妻嘉靖之元沁州李子千毆殺妻父成獄而逃州繫其妻白氏追索凶身三年餘矣及余攝州乃移文憲司云李子千旣是亡命逃竄必遠就令妻孥盡斃獄中凶狠之人亦豈肯顧况白氏之父旣被李子千毆殺則白氏

卽係屍親讐不共天伉儷義絕若復瘐死囹圄是死者之家重併罹害乞將白氏釋放止責凶身族人鄰里多方捕訪歲月稍稽或有獲理憲司卽從余議

滕茂實

滕茂實墓在雁門關宋史一統志並以爲臨安人姑蘇志以爲吳人滕拘留鴈門時自分必死囑友人董詵以奉使黃幡裹屍而葬且大書九篆字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據其自書當以東陽爲正

喬文惠上梁文

喬文惠行簡嘉熙末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已八袞而子孫

淪喪况味極惡嘗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爲卒歲之遊
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聞者憐之今闍榘之徒子孫既
闕財產不貲而猶豪奪巧掊孳孳靡輟不知爲誰作牛馬也

汎濫追呼

眞西山政經云一夫被追舉室惶擾有特引之需有出官
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豈可汎濫追呼胡太
初畫簾緒論云凡與一人競訴詞必牽引其父子兄弟五
七人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指其婦女爲證意謂
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費耗其錢物凌辱其婦女此風
最不可長今須察其事勢輕重止將緊要人點追一兩名

若婦女未可遽行追呼右二書皆當官者所宜熟玩而茲
二說曲盡其事尤當深省余謂追呼汎濫乃貪吏藉手索
錢之術

黍

黍說文禾屬而黏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从禾雨省聲爾
雅翼楚人以菰葉包黍炊而食之謂之角黍可爲酒關東
人謂之黃米酒亦謂黍爲黃糯蓋皆謂黍爲黏也余按詩
緝云黍有二種黏者爲秫可以釀酒不黏者黍今關西總
謂之糜子黏者謂黏糜子不黏者曰飯糜子謂只堪作飯
也孔子曰黍可以爲酒亦謂秫黍耳黍有丹黍白黍黑黍

黑黍詩所謂維秬者也有秬爾雅注所謂黑黍中一稔二米者也

稷

余鉉云楚人謂之稷關中謂之糜其米爲黃米高琇云關西謂之糜通志云苗穗似蘆而米可食是皆誤認黍爲稷也按爾雅粢稷邢昺疏左傳云粢食不鑿粢者稷也曲禮云稷曰明粢是也郭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甚疑焉余謂稷卽粟米不須疑本草也

梁

爾雅釁赤苗注今之赤梁粟苞白苗注今之白梁粟皆好
穀詩詁梁似粟而大本草圖經梁米有青梁黃梁白梁皆
粟類也青梁殼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梁黃
梁穗大毛長殼米俱粗於白梁而收子少不耐水旱白梁
穗亦大毛多而長殼粗扁長不似粟圓諸梁食之比他穀
最益脾胃性亦相似粟米比梁乃細而圓種類最多功用
無別梁今燕代間謂之梁穀關西謂之毛穀白者曰芝蔴
梁一曰鶉鴿彈

秣

爾雅衆秣注謂黏粟也說文秣稷之黏者也汜勝之書梁

是秣粟本草圖經丹黍米黏者爲秣北人謂秣爲黃米亦謂之黃糯釀酒宋書陶淵明爲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秣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百五十畝種秣五十畝種粳觀此則黍稷稻粱之黏者皆謂之秣而本草別出秣米一條注謂似黍而粒小誤也

歹另

歹俗讀作多改切如呼惡人則曰歹人好惡則曰好歹另俗讀作力正切呼別行則曰另行不同居則曰另居並誤按說文歹作肖五割切列骨之殘也一作歹另作𠂔古瓦切剔人肉置其骨也一作𠂔

巳字三音

巳一音苟起切說文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趾形也巳承戊象人腹徐曰萬物與陰陽之氣藏則歸土屈曲包容象人腹圜曲也人腹中央也月令其日戊巳注戊言茂巳言起增韻又身也對物而言曰彼巳一音養里切韻會止也廣韻此也又甚也訖也增韻又語終辭一音象齒切說文巳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形象形律歷志巳藏於巳上音以下音似毛氏曰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終巳也象陽氣旣極回復之形故又爲終巳字今俗以有鉤挑者爲終巳字無鉤挑者爲辰巳字是

蓋未之思也按史記已者陽氣之已盡也博雅云已呂也
釋名已已也如出有所爲畢已復還而入也是辰已字不
特書作已古亦讀如已矣之已也右韻會之說如此今耳
學之徒乃猶妄生分別因詳述以示

詩人幸不幸

張祐以詩薦於朝元禎對穆宗曰張祐雕蟲小巧壯夫不
爲若獎激太過恐變風教由是寂寞而歸薛逢爲尙書郎
出爲巴州刺史楊收輔政逢有詩微辭譏訕收銜之復斥
蓬綿二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卿召還歷給事中王鐸爲
相逢又以詩訾鐸怒遂不見齒常州張景修爲浮梁令

邑子朱天錫以神童應詔景修作詩送之神宗一見大加稱賞翌日以語宰相王禹玉恨四方有遺才卽令召用禹玉言不欲以一詩召人恐長浮競不若俟其秩滿赴部命之遂止令中書籍記姓名比景脩秩滿神宗已升遐本朝楊少師士奇在閣日見一詩頗佳詢其人乃蘇州士人陳述卽令有司舉之初授湖廣按察司照磨尋陞御史轉四川左參政夫均爲詩人而有幸不幸薛逢掇蜂不悛自詒辛螫非不幸也

廁踰

漢書萬石君傳取親中冓廁踰身澣洒蘇林云踰音投晉

灼云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爲侯膾顏師古云廁膾者近身
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書是矣余按賈逵解周官云
膾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膾中受糞函者也賈孟皆在晉
前去班固爲近說必有受後世俗諺豈足依憑當從賈孟
爲是且詳廁膾字義知其必不爲衣服類也

粉羹

令人宴終必薦粉羹其來頗遠陳正敏遯齋閒覽云太祖
內宴先令進粉故名頭食後人宴終方薦此味蓋失其次耳

爐酒

齊民要術作粟米爐酒法五月六月七月中作之倍美受

兩石以下甕以石子二三升蔽甕底夜炊粟米飯卽攤之
令冷夜得露氣鷄鳴乃和之大率米一石殺麴一斗春酒
糟末一斗粟米飯五斗麴殺若多少計須減飯和法痛揅
令相雜填滿甕爲限以紙蓋口磚押上勿泥之恐太傷熱
五六日後以手內甕中看令無熱氣便熟矣酒停亦得二
十許日以冷水澆筒飲之醕出者歇而不美詳其法卽今
所謂啞酒然今法只用小白麴或小麥大麥糯米瓶罌中
皆得作之而澆飲以湯古爲蘆酒因以蘆筒喻之故名今
云爐當是筆誤醕公縣切以孔下酒也

毗狸

澠水燕談契丹產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爲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王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北使攜至京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得食之浮休使遼錄有令邦者以其肉一爨置之食鼎則立靡爛陸氏舊聞狀類大鼠極肥膾甚畏日爲隙光所射輒死墨客揮犀刁約使契丹有密賜十貔狸之句沈存中云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以爲珍膳味如独子而肥齊東野語云數說微有異同要之卽一物亦竹鼯獾狸之類近世乃不聞有此北客亦多不知余意卽今西北邊所謂塔刺不花者也一名大黃鼠飲膳正要塔

刺不花一名土撥鼠味甘無毒煮食之宜人生山後草澤
中北人掘取以食雖肥煮則無油湯無味

二王公不私

宋王文正公旦從子睦屬開貢舉上書於公願與秋試公
曰吾家世以文進見汝樹立喜可知矣然吾在政府懼太
盛豈可使汝與寒畯競進也

國朝王忠肅公翱爲吏部尙書仲孫隣已蔭監生將應秋
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如誤
中選則妨一寒士且汝已有階得仕又何必爾列卷火之
右二公亮直不私令人欽仰乃若陶穀在翰林屬其子郾

於考試官以合格聞秦檜柄國子熺孫塤於省試殿試並冠多士甯不有愧於二公

王忠肅娶妾事

王忠肅公翱爲都憲時張夫人密爲娶一妾逾半年方從容語公云有一事願貸罪過乃敢言公詰其故始云我年老不堪服勞左右特娶一妾相代公其姑納之何如公怒云汝何破我家法毅然不容相見卽日具幣兩端白金二十兩送之返後公遷吏部尙書妾猶在室云豈有天官妾而改嫁他人者卽他人亦豈敢言娶公八十四卒妾衰服往哭其子竚遂留養終身余謂此一事而四美具焉忠肅

公之不惑張夫人之不妬妾之貞一竚之高誼咸可紀也
妾姓侯續訪竚官錦衣千戶有謂公卒年九十二夫人爲
曾氏者並非公原配宋夫人繼室以張云

盛允高謫官

沈周客座新聞云盛景允高蘇人年二十餘任御史巡廣
東時王翱鎮兩廣允高劾其失政朝廷以大臣姑容之後
二年槩考在京百官翱已陞冢宰以允高爲輕浮降古田
縣典史允高戲謂人云此去在景以爲恕今去景一字尙
存史字余因考進士登科錄及名臣錄姑蘇志則盛景乃
吳江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監察御史清山東馬政癸酉出

按廣東是年王公已爲冢宰允高所劾者則總督兩廣都御史建昌揭稽耳允高自以言事逆鱗奉旨左遷非由王公考黜也王公一代名臣又嘗自云吏部豈報恩復讎之地橫遭誣讒特爲辨之

無字碑

唐乾陵豐陵並有無字碑余嘗疑其故說載墅談中劉賓客嘉話錄云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此說亦通

西瓜

西瓜爾雅本草齊民要術及諸類書並不載知昔所無草

木子云元世祖征西域中國始有種余按五代時胡峤陷
虜記云眞珠寨東行數十里入平川始食西瓜云契丹破
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
文文山西瓜吟云拔出金佩刀切破蒼玉瓶千點紅櫻桃
一團黃水晶不始於元世祖

眞珠船卷五終

眞珠船卷六

咸甯胡 侍承之著

檣李顧雲鳳儀甫校

檣李沈元亮朗生校

梁顥

遯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
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容齋
四筆云以國史考之梁公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
以翰林學士知開封暴卒年四十二余按宋史灝作顥卒
年九十二非四十二滂其登第時乃七十三非八十二其

子固大中祥符元年亦擢甲第年才二十二朝野雜記謂
顥登第年二十三蓋誤以固爲顥云

欒巴

後漢書欒巴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廷補黃門郎後陽氣
通暢白上乞退擢郎中仕至議郎謫永昌太守子賀官至
雲中太守夫以已腐之人而有再枿之理且能子焉此輩
豈宜縱之閨閣中哉

吏道臚仕

國朝由吏道躋臚仕者若靖安况鍾蘇州知府南昌熊尙
初泉州知府高安賈信廉州知府吳縣平思忠陝西參政

江西楊時習交趾按察使肅甯劉敏刑部侍郎江陰劉本
道戶部侍郎鳳陽單安仁清苑李友直並工部尙書德慶
李質刑部尙書吳縣滕德懋江陰徐晞並兵部尙書南昌
萬祺工部尙書太子少保刀筆之流孰謂無人

殷浩語

余髫年見巧對有云與我周旋甯作我爲郎憔悴却羞郎
下句知爲元微之會真記中語上句不知所出近閱晉書
乃知爲殷浩語桓溫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
甯作我也今晉書以與我作與君語義並通

謝小娥

牛僧孺幽怪錄載尼妙寂事云尼姓葉父昇夫任華皆遇盜死李公佐爲解夢中隱語乃得復其讎爲嘗覽公佐所作傳錄而篡之余近獲覩公佐所作傳事則不殊而姓名乃爲謝小娥不作葉妙寂夫爲段居貞亦非任華唐書列女傳亦同公佐然則思黯誤也

空桑

呂氏春秋有旼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中獻之其君令煇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白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白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名之曰伊尹余

謂邑人既盡沒於巨浸尹母又已化爲枯株採桑之女偶得遺嬰於無人之境乃其曩故誰復得而傳之怪誕非道所宜刊削至懸千金人不能增損一字高誘謂憚相國之勢而然是也又春秋孔演圖孔子母徵在遊大冢之陂睡夢黑帝使請與已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中誣聖之言尤不足信

幼慧

唐世幼慧者最多權德輿四歲能賦詩蕭穎士四歲能屬文七歲誦數經十歲以文章知名令狐楚五歲能詞章杜甫七歲屬辭李百藥徐彥伯張九齡裴敬彝皆七歲能文

李賀七歲作高軒過韋溫七歲日誦數千言十一舉兩經
及第孔穎達八歲記誦日千餘言闡記三禮義宗劉宴八
歲獻東封書拜祕書省正字王勃九歲作漢書指瑕十三
作滕王閣序張童子九歲明二經與韓愈同舉禮部拜衛
兵曹李泌九歲賦方圓動靜李白十歲觀百家十三能文
史邨士美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柳公權十二
工詞賦元稹十五擢明經常敬忠十五七過誦萬言如意
中七歲女子賦別兄詩今之豚犬但解覓梨栗耳述之以
勉兒輩

酒禁

酒誥云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
德將無醉又云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
予其殺周官萍氏掌幾酒謹酒故漢興有酒禁三人以上
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不但恐糜米穀且備酒禍也後世因
爲權酤之法官務之課雖事不盡善而古意略存今千乘
之國以及十室之邑無處不有酒肆米穀耗貴淫鬪繁興
皆職於是倘能酌量往制嚴立禁條不患穀價不平訟詞
不簡也

臥視書

精力漸衰危坐閱書久卽爲勞常置書枕側臥閱終日非

當食及應接人事不爲起按晉書王湛傳兄子濟見牀頭
周易問叔父何用此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爾唐皇甫
湜韓昌黎墓誌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食以飴
口宋蔡確詩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容齋四
筆稚子懷嗜讀書雖就寢猶置一編枕畔乃知古人亦有
然者三國志曹操作欹案臥視書曹智人想便甚但欹案
之制不傳沈括忘懷錄有欹牀云如今倚牀但兩向施檔
齊高令曲尺上平若臂倚左檔則右檔可几臂倚右檔則
左檔可几臂左右互倚令人不倦仍可左右蟠足或枕檔
角欹眠無不便適其度座方二尺足高一尺八寸檔高一

尺五寸木製藤紉或竹爲之又云尺寸隨人所便增損余
意欵案之制或當不大殊漢李尤有讀書枕銘唐楊炯有
臥讀書架賦

精舍

事物紀原漢明帝於東都城外立精舍處攝摩膝竺法蘭
按西域志摩訶賴國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
精舍在城西是精舍不始於東都也漢包咸董春劉淑檀
敷李充皆立精舍講授曹操欲於譙東立精舍讀書文選
有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詩李善注精舍今讀書齋是
也故朱晦菴有武夷精舍滄洲精舍寒泉精舍葉少蘊有

石林精舍眞德秀有西山精舍又吳江表傳道士千吉立
精舍讀道書然則所謂精舍非釋氏之廬得以專稱也精
舍亦作精廬後漢姜肱傳盜詣精廬求見徵君儒林傳論
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注精廬講讀之舍東觀漢記王
阜年十一欲出精廬任彥昇求立大宰碑表精廬妄啓南
史沈道虔時復還石山精廬

破頭話

余仲父襄陵君之孫叔元乃從弟佑之子其前身實終南
豐德寺僧淨敖也敖戒行甚高能爲詩故余大父槐堂侍
郎以來世與交好敖每謂仲父及余言淨敖受君家供養

三世行當托生君家以酬厚遇正德甲戌四月十九日甲夜仲父假寐夢敖突入佑室輒變爲虎躍而出驚寤起呼余及佑方述夢次俄報叔元生時漏下二鼓久之忽聞叩門聲訊之乃敖徒德中來計云師昨入城主黃氏二鼓坐脫矣時敖年已八十三仲父因命叔元小字爲和尚叔元登嘉靖乙未進士歲餘邁病京邸從弟爲裹巾幘叔元覽鏡顧視自調曰汝本一僧易形爲儒今乃着巾若道士本來面目固若是邪語畢而逝時年才二十有三余聞冥化妙微忌人語洩自述前生事謂之說破頭話犯者必死叔元旣顯字和尚又恆自述本僧語洩太甚遂以天死按幽

怪錄黨氏女語人云兒前身茗客王蘭也納幣方畢而女
乃失樗者隨筆錄元泗州塔寺住持某齋戒嚴潔時人以
老佛稱之一日呼侍者求血臟湯侍者曰老佛平日齋戒
今日何得有此想老佛怒拂衣去徑造陳平章家曰某特
來求血臟湯喫也平章詰之如前老佛怒曰原來你也是
不了事漢平章不得已與食之至晚歸寺別衆唱偈曰撞
開平屋三層土踏破長淮一片冰遂化去茶毗之日昇龕
至淮河岸時冰久合舉火之際大響一聲冰忽自開果如
偈語是夕平章見老佛至家俄報後堂生子卽雲嶠後仕
爲餘姚同知重九日同張伯雨賦詩伯雨有百年身付黃

花酒萬壑松如赤脚冰之句又有和者云方外弟兄存晚
節人間富貴若春冰至嶠則猶以長淮一片冰言之不數
日卒斯並說破頭話所致然天竺牧童能詠三生之句晉
時鮑靜不忘墮井之身王十朋自言是嚴闍黎今盛尙書
端明自知爲養馬卒皆說破頭話而皆無恙也

太子廟

陝西會城糖房街有太子廟所祀乃唐張巡廟碑謂唐嘗
贈巡爲通眞三太子考之唐書及他傳記咸無其說且人
臣未聞以太子爲贈者本傳巡開元末擢進士繇太子通
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意者俗因銜中太子字遂訛有茲稱

翰林知縣

大學士吳郡王公鏊震澤長語云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雖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後召試欲其知民事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赫然有名中外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其曾試於外也國家翰林侍從亦兩制之類率用高科其餘則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終不外任庶吉士者本欲使之種學績文以爲異日公卿之儲士旣與此選自可坐致清要不復苦心於學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不復得預遺才頗多故不若制科之爲得也制科行人人自奮於學以

求知于上不待督責矣慈溪張鈇郊外農談云新進士不
宜卽除知縣知縣之職較之知府尤爲親民得人則上人
雖有苛政而民不受其虐不得人則上人雖有仁政而民
不蒙其惠故宋時進士除縣主簿使其視令之政而習之
其後爲令無難矣士未第時惟以舉業爲事其所講習不
過作時文耳一旦舉進士吏部以其例當外補遂除知縣
是吏部不以知縣爲重也其人又不知知縣爲重一舉進
士輒望京除及選知縣則忿懣怨尤自非識達守定甯無
僨事夫以少不經事之人而猝然臨縣簿書山委庶事川
至能不爲豪胥猾吏所賣者蓋鮮間有一二聰明才辨者

祇知胥吏之宜遠而專於自用上不遵法制下不體民情
肆意妄行事多乖繆上人以其進士每優容之不知其爲
民患不淺也又歷任既久事體稍熟吏部聞其能遷擢臺
部而又以新進士來嗚呼百里民命所繫乃以試人之賢
否民欲不病何可得哉右二說深中時弊特詳錄之

大臣處林下

朱彧可談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常着布直裰跨驢出郊逢
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
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
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

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執銳伏謁道左
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高齋謾錄王和父守
金陵王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
遇和父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右二公皆位極人臣其處
林下乃如此是可敬而仰也

稱閹人字

安南不滅議者歸咎王荆公進郭逵而退李憲荆公笑曰
使逵無功勝憲有功使宦者得志吾屬異日受禍矣他日
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荆公厲聲叱之曰是何人卽出
爲監當今有稱閹人別號者荆公聞之不知當何如也

腋氣

洪芻香譜金碑香洞冥記金日碑入侍欲衣服香潔變胡虜之氣自合此香由是言之今謂腋氣爲狐臭狐當作胡故千金方論云有天生胡臭有爲人所染臭者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與居此人自居於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海畔有逐臭之夫正援此有謂臭爲鮑魚者非是教坊記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愠羝愠羝腋氣也奇效良方治腋氣用熱蒸餅一枚擘作兩片糝蜜陀僧細末一錢許急挾在腋下略睡少時候冷棄之如一

腋只用一半葉元方平生苦此病來紹興偶得此方用一
次遂絕根余錄之以傳願天下人絕此病根

黃州傳奇

元費唐臣有蘇子瞻貶黃州傳奇先友謝憲使朝宣正德
初以御史陞浙之憲副始上任開宴優人以前傳奇呈未
幾謝入覲以遺徹宴蔬謫黃州判

薦福牛頭

墨客揮犀云有客打碑來薦福薦福寺在饒州東薦福山
上杜子美詩滾滾上牛頭牛頭寺在潼川西南牛頭山上
有以爲長安城南薦福牛頭者非也

竹實竹飢

嘉靖丁未戊申商洛漢沔大饑竹徧生實又多竹飢饑民甚賴之天地之大德有如此者

古木不宜伐

魏書曹操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操躬自視而惡之還遂寢疾卒交州記合浦東百里有一杉樹漢時遣人伐樹役夫多死夷堅志鄱陽松子源程氏家山有大樟木一株傳二三十世高侵雲霄慶元元年族長知萬與衆議以與薦福寺使自伐之監寺僧紹禧往蒞其事仆之悉芟枝幹獨留木身時農人種稻在田乃擊鼓喚

集挽拽未十步木展轉東西五人遭壓知萬姪亦死其傷
股敗面者又十餘輩終南山俗所謂景陽川中多古木樵
採罕至嘉靖戊申西安韓生深率衆伐之將以爲利也已
又入山督役忽暴病亟馳返未出子午谷而死韓富而不
吝人咸惜之蓋古木中往往有神怪能殺人故孔子云木
石之怪夔罔兩不宜輕伐也

女化男

嘉靖戊申七月邸報云大同右衛參將馬繼宗家舍人錄
之女兒年十七將嫁化爲男子余按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
子化爲丈夫漢末閩中徐登本女子化爲丈夫括異志廣

州蕭某女大娘子晉元康中安豐女子周世甯甯康初江陵女唐氏劉聰時內史女人唐光啓二年春郿縣女子宋乾道三年四月永州支氏女慶元三年袁州黃念四女並化爲男座客新聞成化間金齒有人無子止一女以酒肆爲業一日有道人來乞食其女聽道人啖足而去不責其直明日又來如此及二旬女敬禮不衰問其姓但云我家止兩口臨去謝女曰蒙施多矣恥無爲報有藥一丸奉謝小娘子待嫁日臨行以藥噙口中至夫家嚥下我珍重以此相報幸勿忽女信而藏之及嫁如其言就寢夫狎之則已化爲男子夫家訟謂女家見誑官追問女備言其故人

始異之知兩口之言爲呂仙也父母遂得有嗣又蜀王本紀武都丈夫化爲女子蜀王納以爲妃漢建安七年越雋男子劉曜時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獨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子其事尤異

領巾

劉績謂領巾爲唐製按北史隨文帝將廢大子勇乃語羣臣云前簿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似稍幡當時徧示百官欲以爲戒今我兒乃自爲之領巾爲稍幡此是服妖然則領巾之製遠矣

統萬城

統萬城陝西志謂在河套甯夏志同其說謂在哈刺元速之南卽華言黑水有廢城曰忻都者其處也余按晉載記雖有營統萬於黑水南之說而當時祕書監胡義周作頌有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據其說則當在甯夏境若云河套則背及左右皆據黃河不合頌語甯夏城北百里今有廢州曰田州亦名定遠鎮墻中多枯骼野談嘗疑其爲叱干阿利之徒所築由頌觀之或卽

統萬城也

懷遠鎮

甯夏志隋柳彧爲治書御史坐罪除名徙配朔方懷遠鎮

余按地理志夏州後周改懷遠郡隋開皇三年郡廢隸靈州爲懷遠縣無鎮之名柳彧傳云配戍懷遠鎮無朔方二字又云行達高陽有詔詔還至晉陽遇漢王諒作亂囚之煬帝紀帝頓懷遠鎮受高麗降高麗遠在遼海東甯夏在極西幾萬里豈是受高麗降處然則所謂懷遠鎮當在今遼東唐書地理志安東上都護府懷遠軍是也高陽卽今保定府之高陽縣晉陽卽今山西之太原府或由長安戍遼東故得達高陽其還也亦得至晉陽若云戍甯夏則與高陽晉陽風馬牛不相及矣卽使眞爲朔方之懷遠然彧中道詔還未嘗抵配所亦不當列爲甯夏人也甯夏志先

公所修爲當道者所竄改且經兵火板散失又累爲後人
增損故訛誤頗多

眞珠船卷六終

眞珠船卷七

咸甯胡侍承之著

檇李沈元熙廣生校

檇李顧雲鵬達生校

裝潢

懶眞子錄云唐祕書省裝潢匠六人恐是今之表背匠謂之潢其義未詳余按釋名潢染紙也齊民要術染潢法云潢紙滅白便是不宜大深深則年久色闇注謂浸蘖汁爲之蓋以辟蠹也廣韻潢乎壙切染書也

臨摹硬黃響榻

宋張世南游宦記聞云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深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魴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窻牖間映光摹之

水晶鹽

李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晶鹽按梁天監中天竺王屈多遣長使竺羅獻方物云其國有恆水其水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金樓子云胡中有鹽瑩如水晶謂之玉華鹽西陽雜俎云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爲君王鹽段公路北戶錄云鹽有如水精狀者一統志撒馬兒

罕土產水晶鹽堅明如水晶琢爲盤以水濕之可和肉食
然則祇以此鹽按酒亦自不儉

堯舜禹湯非謚

謚法翼善傳聖曰堯又善行德義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
禪成功曰禹又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又除虐去
殘曰湯余謂謚始於周古所無之茲蓋出於好事者附會
追撰之耳尙書馬注蔡傳皆直以堯舜爲名顏師古謂禹
湯皆字其說並是按虞書帝曰格汝舜帝曰余咨禹若謂
之謚豈得生而稱之

馬踐楊妃

唐書謂楊貴妃縊死馬嵬路祠下以紫裯瘞道側太真外傳謂貴妃縊馬嵬佛堂前梨樹下裹紫裯瘞西郭外一里許道北坎下而元人傳奇及俗間流言不知何以有馬踐楊妃之說近閱宋人李公賦楊妃菊詩云命委嵬坡萬馬泥乃知其說亦有自

顧姑

蒙韃備錄凡諸酋之妻則有顧姑冠用鐵絲結成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紅青錦繡或珠玉飾之草木子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帶姑姑高圓二尺許用紅色羅蓋唐金步搖冠遺製南村輟耕錄翰林學士承旨阿目茄八刺帶

罍罍娘子十五人聶碧窻胡婦詩云雙柳垂鬟別樣梳醉
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固姑顧姑
姑姑罍罍固姑實一物夷禁之音無正字也

日月蝕

南齊志漢尙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
下中央者

黃金臺

道山清話云予問秦少游李白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
之詩史但言築宮而師事不聞黃金臺之名太白不知何
據少游曰上谷圖經言昭王築臺置千金於其上遂因以

爲名閱之信然余按孔融論盛孝章書已云昭王築臺以尊郭隗少游未之考也又晉書云段匹碑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然則金臺之事不獨昭王而已

古人名字人少知者

古人名字人少知者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姓墨名智字公達介之推姓王名光楚狂接輿姓陸名通范蠡字少伯鬼谷子姓王名詡東園公姓圈名秉字宣明綺里先生字季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莊子字子休荆軻字次非曹參字伯敬公孫弘字次卿楊王孫名貴魏徵字玄成柳公權字誠懸宋齊丘字超

回佛印名謝端卿

陶淵明用古詩

捫虱新語云陶淵明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當與豳風
七月相表裏按樂府古詞已云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
又陸士衡詩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顛

婦人行狀

吹劍續錄云古今志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近
有鄉人志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據余按江文通集有建平
王太妃周氏行狀

氈根

南楚新聞薛昭緯經巢賊亂流離絕糧遇舊識銀工延昭
緯飲食甚豐以詩謝之曰一牒氈根數十皴盤中更有紅
鮮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治銀仇池筆記王中
令令蜀寺僧賦蒸豚立成云觜長毛短淺含臙久向山中
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
盤釘軟熟真堪玉筋挑若把氈根來比並氈根自合喫藤
條氈根謂羊也

雞鳴度關

傳物志燕太子丹質於秦遁到關關門不開丹爲雞鳴於
是衆雞悉鳴遂歸今人但知孟嘗君事

不死酒藥

湘川記岳陽酒香山上有美酒數斗飲者不死漢武帝遣
欒巴求得之未進御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朔曰酒
苟有驗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博物志所
載略同余按戰國策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謁者操以入
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
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
故食之是臣無罪罪在謁者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
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不殺右二事何其甚相似也

韓蘄王夫人

鶴林王露韓蘄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
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
言己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
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
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
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
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
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按宋史夫人梁氏韓世
忠與兀朮戰將十合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
所掠假道不聽一夕兀朮潛遁

荒雞

晉書祖逖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史臣曰祖逖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元史史天倪金大安末舉進士不第乃歎曰大丈夫立身獨以文乎哉使吾遇荒雞夜鳴擁百萬之衆功名可唾手取也草木子南陽府廉訪僉事保保巡按至彼忽初更聞雞啼曰此荒雞也不久此地當爲丘墟天下其將亂乎遂棄官而隱後南陽果陷蓋初更啼卽爲荒雞余謂凡雞夜鳴不

時皆謂之荒祖逖之聞在於中夜不特初更乃有茲稱有問荒雞之說及起舞之義者因述此

夜短

唐書北狄骨利幹部所居之北渡海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才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沒之所按元史土土哈傳欽察國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卽出是又幾於不夜矣

日南斗北

爾雅岨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按晉書九真太守灌邃討林邑時五月立表日在表北影在表南

九寸一分又訶陵國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
宋書元嘉中使使往交州測景夏至出表南三寸三分又
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交州影在表南三寸
此其地並在日之南不但戴日而已其俗皆開北戶以向
日故爾雅有北戶之言漢代置日南之郡北征錄四月二
十八日至長清塞夜漏初下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
則南望北斗矣此其地乃在斗之北不但戴斗而已

天地之中

呂氏春秋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也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正日景以求地中鄭司農注夏

至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
爲然一統志測景臺在登封縣東南古陽城縣內周公定
此地爲中土立土圭測日以驗四時周髀成周土中夏至
景一尺六寸冬至一丈三尺五寸宋地理志洛邑爲天地
之中汝南志天中山在府城北三里高尺餘上土下石以
其在天地之中故名宋劉敞詩形勢雖小當天心司馬君
實曰景圖曰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
在洛陽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歷觀前說則天地
之中亦難底定

天祿辟邪

大明會典三品碑蓋用天祿辟邪人多不知爲何物天祿
一作天鹿一作天驪考工記鳧氏鐘懸謂之旋注今時旋
有蹲熊盤龍辟邪疏漢法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
龍辟邪辟邪亦獸名古法亦當然也瑞應圖天驪者純靈
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漢靈帝紀鑄黃鐘四
天祿蝦蟆注天祿獸也今南陽縣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
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漢有天祿閣亦因獸立名西
域傳烏弋有桃拔注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
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章帝紀月氏國獻扶拔注似麟
無角和帝紀安息獻扶拔古樂府董逃行麟辟邪海內十

洲記聚窟洲有辟邪天祿杜陽雜編唐肅宗賜李輔國玉
辟邪二各長一尺五寸

崆峒

崆峒本作空同一作空桐爾雅北戴斗極爲空桐莊子黃
帝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史記黃帝西至于
空桐括地志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雍錄在原則
平高縣卽笄頭山酈道元云大隴山異名一統志崆峒山
在汝州東南五十里相傳崆峒有三一在安定一在臨洮
莊周述黃帝問道崆峒遂遊襄城登具茨皆與此山接壤
余按莊子遊襄城登具茨自訪大隗事與問道崆峒無涉

又鞏昌府西和縣順天府薊州江西贛州府四川銅梁縣
龍州宣撫司並有崆峒山廣東陽春縣亦有崆峒巖鴻荒
之跡不可究詰也

皋比

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橐字若建皋左傳莊
公十年公子偃自雩門蒙皋比而先犯注皋比虎皮宋名
臣言行錄張橫渠先生在京座虎皮說易二程至先生撤
去虎皮朱晦翁贊之曰勇撤皋比一變至道比類脂切

白水

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河圖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

中國名爲河故晉文公投璧於河曰有如白水

閔子騫贊

周濂溪云賢希聖聖希天夏侯湛贊閔子騫云聖旣擬天
賢亦希聖遠在濂溪前

秦皇隋煬武后

秦始皇隋煬帝武則天皆無道之極後世羞稱焉然皇帝
之號井田之廢郡縣之設長城之築皆剋於始皇淮汴之
漕進士之科皆剋於煬帝武舉之置殿試之舉皆剋於則
天後世不能廢也

左袒

胡寅讀史管見曰太尉左袒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驅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况將之於軍如臂之於指其爲劉氏與不爲劉氏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曰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凶吉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覲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考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軍中於是左袒而爲劉氏效義者有賞背義者有刑太尉之令嚴矣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余按漢書陳勝傳陳勝起兵徒屬皆袒右稱大楚

受刑之說恐未通也

張浚傳

齊東野語戴澗上閒談云張魏公列傳所書嘉未刺客乃是附會雜史張元遣刺韓忠獻事又載遣蠟書疑鄴瓊之語亦是潘遠紀聞岳武穆秦州判卒事至云符離軍潰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雖亦取萊公紀事中意然方當大軍悉潰亦安在其爲心學哉困學紀聞云朱文公爲張忠獻行狀其後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晉光堯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由是觀之史傳豈可盡信哉

漢書疎略

史記留侯世家四人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
季夏黃公漢書張良傳則不著其名荀悅漢紀帝問汲黯
曰吾欲興政治法堯舜何如漢書汲黯傳但曰吾欲云云
而略其辭趙后之立王仁有諫疏漢紀具載而班氏不之錄

上元張燈

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皆云史記樂書漢家祀太乙以昏
時嗣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容齋三筆
謂史記無此文余按史記樂書云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
太乙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容齋未之考也韻府羣
玉及異物彙苑翰墨全書並云西京雜記漢時元夕然九

華燈於南山之上照見百里余閱西京雜記不見其文

蟬不翼鳴

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因角聽爲其不足於耳與世以爲巧對按考工記以旁鳴者以翼鳴者鄭玄注旁鳴蟬蝸屬翼鳴蟋蟀屬許氏說文蟬以旁鳴者螭蟻以翼鳴者余睹蟬兩脅下有孔實能振迅作聲謂以翼鳴非也

雙

黃華老人詩招客先開四十雙人多不知其義按元李京雲南志略云諸夷多水田謂五畝爲一雙

雍門

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雍門注雍去聲齊
西門桓譚新論雍門周鼓琴孟嘗君歛轍而就之博物志
韓娥東之齊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
故雍門人至今善歌長安志長安故城西面三門北曰雍
門是雍門有秦齊之別又爲人姓今有秦人自稱其籍曰
雍門且讀雍字爲平聲非也

天府陸海

淮南子注神農明堂爲天府謂可以建都之地也戰國策
蘇秦說燕文侯曰燕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南有碣石鴈
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此所謂天府也三國志諸葛亮云

蜀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南陽志鄧州舟車輳泊地稱陸海
然則稱天府陸海者不獨關中也

倉頡

春秋元命包禪通紀云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
哆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
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
而剏文字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乃潛藏治百有一十載
都于陽武終葬衙之利鄉亭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
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
以受之索靖草書狀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旣王書

契是爲是皆謂倉頡爲帝也帝王世紀云黃帝史官倉頡
取象鳥迹始作文字又黃帝四史沮誦蒼頡隸首孔甲呂
氏春秋二十官史皇作圖說文黃帝之史倉頡見鳧獸嘯
吭之迹初造書契通志略黃帝命蒼頡爲史官制文字是
皆謂倉頡爲史官也述異記倉頡墓在北海俗呼爲藏書
臺有碑文周時莫識遂藏之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
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漢叔孫通識十二字一統志倉頡
墓在陝西白水縣又大名府南樂縣河南祥符縣山東壽
光縣並有倉頡墓白水卽古之衙壽光卽北海地然未詳
孰是也

眞珠船卷七終

眞珠船卷八

咸甯胡 侍承之著

樵李王體國緯章校

樵李沈元禎開生校

居庸關

楊中丞紫荆考意思深長討論詳覈內云關之要害者曰
紫荆居庸倒馬就而論之惟紫荆爲尤重蓋居庸岩險易
守倒馬去京稍遠紫荆則夷於居庸近於倒馬考之往古
攻取燕京及我朝北虜犯順多由紫荆又云古今攻燕京
者二出居庸三出紫荆所謂二出居庸者一則同光三年

四月阿保幾出居庸圍幽州六月北歸留曷魯等守之八月唐遣李嗣源救幽州曷魯遁走一則宣和四年金兵至居庸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兵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阿骨打至燕京自南門入蕭德妃自古北口趨天德遂以曷魯遁走爲不能損燕戍卒壓死爲天實亡遼非關之罪又謂景泰元年于司馬經略諸關置兵應援以紫荆爲上白羊次之倒馬又次之居庸卒不遣一人往守乃以爲當一意紫荆而居庸之守可略余謂阿骨打之入居庸誠由天幸至若曷魯遁走自以阿骨打北歸李嗣源救至而然非居庸之不能入也按元史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鐵

錮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太祖進師距關百里不能前召扎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令扎八兒輕騎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能支吾鋒鏑所及流血被野關旣破中都大震金人遂遷汴又梁王王禪等兵破居庸關至紅橋與燕帖木兒相持累日又孛羅帖木兒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關入居庸關知院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興松已而太子還宮命擴廓帖木兒調兵

分道以討進逼大同李羅復率兵大舉向關前鋒入居庸
關太子親禦于清河軍潰馳還出順承門奔冀甯由是觀
之則出居庸以攻燕者又有四不但前二者而已且以金
人防禦如彼其嚴尙不能守况今居庸又爲京師後門視
紫荆尤切近豈可徒恃其險而不更遣一人往守又遼德
妃元太子一遇急難便趨古北余意此既可由以出彼豈
不能由之以入然則古北之守亦不宜略

胡顏

曹子建上責躬詩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李善
注卽胡不遄死之義尙書傳胡何也毛詩曰何顏而不速

死也殷仲文表臣亦胡顏之厚北史論茂正表動不由仁
胡顏之甚杜工部詩胡顏入筐篚黃滔景陽井賦誠乖馭
朽攀素纆以胡顏

七言詩始

王子年拾遺軒轅時甯封遊沙海七言頌云青蘂的樂千
載舒百齡暫死餌飛魚少昊母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
地曠浩茫茫萬象爲薄化無方滄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
漾著日傍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白帝子答
歌曰四維入埏埴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
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

滄滄海浦來棲息吳越春秋樂師扈子爲楚作窮劫之曲

曰王邪王邪何乖烈不顧宗廟聽讒棄任用無忌多所殺

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忉怛垂

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

縱騎虜荆闕楚荆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

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淚吳軍雖去

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謂讒口能謗褻越采葛婦作

苦之詩曰葛不連蔓兮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

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飢不遑食四體疲弱於羅兮輕罪

罪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辜吳王歡兮飛尺書

增封益地賜羽旗几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
王何憂能不移勾踐攻秦還軍人河作梁之詩曰渡河梁
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
誠難當陣兵未幾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
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甯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
梁孔叢子夫子歌曰大道隱矣禮爲基賢人竄矣將待時
天下如一將何之續博物志孔子臨狄水而歌曰狄水衍
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琴操卞和獻玉退怨之歌曰
悠悠沂水經荆山精氣鬱洽谷岩岩中有神寶灼明明穴
山采玉難爲功於何獻之楚先王遇王暗昧信讒言斷絕

兩足離余身俛仰嗟歎心摧傷紫之亂朱粉墨同空山
歔涕龍鍾天鑒孔明竟以彰沂水滂沛流于汶進寶得
足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太元真經茅君謠曰神仙得者
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我
壽盈帝若舉之臘嘉平史記項羽垓下歌曰力拔山兮氣
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
何據諸詩知七言成篇不昉於柏梁

龍涎

龍涎所出及形狀臭味負暄雜錄葉廷圭香譜曹昭格古
論異域志居家必用瀛涯勝覽皆載其說然並不若張世

南遊宦記聞爲詳因備錄如左諸香中龍涎最貴

廣州市直

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條蕃中禁權之物出大
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卽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
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
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
更相讎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魚聚而嚼
之土人見則沒而取焉又一說大海洋中有渦旋處龍在
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爍則成片爲風漂至岸人則取之
納官予嘗叩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
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

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采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煙耳和香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煙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煙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於

沙磧其氣腥穢惟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又大明會典古里國及蘇門答刺國永樂中皆貢龍涎

烏鵲填河

淮南子有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之說故庾肩吾七夕詩云倩語雕陵鵲填河未可飛宋之問云烏鵲橋邊一鴈飛王建云龍駕車轅鵲填石李商隱云星橋橫道鵲飛迴晏叔原云鵲慵烏慢得橋遲張文潛云靈官召集役靈鵲橫渡天河雲作橋爾雅翼云涉秋七日烏鵲首無故皆髡相傳以爲是日河鼓與織女會於漢東役烏鵲爲梁以渡故毛皆脫去今七月七日絕不見烏鵲翼曰驗之鮮不髡者

羅願謂秋乃鳥獸毛毳之時又山海經羣鳥有解羽之所然必於一日理所不能推也

禁苑魚獸食

南城金魚日食蒸餅白麵二十觔御馬監山猴十隻日食白米一斗紅棗二觔八兩獅子房獅子二號日食活羊一隻半白糖四兩羊乳二瓶醋二瓶花椒二兩二錢犀牛一隻日食白米一升猪肉二觔雞一隻紅棗二觔豹日食羊肉二觔虎日食羊一腔崔光祿傑說正德中若此

寡敵衆

韓世忠以八千餘人破兀朮兵十萬岳飛五百騎破兀朮

五十萬虞允文軍一萬八千敗金亮四十萬韋永壽二百
騎破金將小韓將軍五千於大人洲其最奇者楊再興戰
鄖城單騎入金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併
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穎再興以二百騎遇小商橋驟
與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攤八孛董千戶百人夫宋之南
渡兵至不競而能以寡敵衆若此今邊兵乃十不當虜一
何也

首虜

衛青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霍去病五出擊匈
奴斬捕首虜十一萬九千六百餘級李靖襲突厥頡利斬

萬餘級俘男女十萬蘇定方征賀魯斬首數萬級薛仁貴
擊突厥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段 與羗虜凡百八十戰
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今邊將獲首虜才數十百級輒動
色誇張以徼崇爵深可愧也

西翰林

刑曹多文士故稱西翰林前輩不暇論正德間若亳州薛
蕙君采儀真蔣山卿子雲馬平戴欽時亮關西劉儲秀士
奇張治道時濟王謳舜夫崑山周鳳鳴于岐開化方豪思
道都下蕭海于委無錫顧可適與行綿州高第公次會稽
沈弘道伯充鄞縣葉應驄肅卿莆田王鳳靈應時並文藻

瓌奇蜚華藝苑濟濟多賢尙難悉舉余時聯鑣接武咸獲
交成離析忽三十年喪亡略盡言念疇昔不勝鄰笛之悲

二烈婦詩

溧水志花山節婦者游山鄉人姓名不傳至元丙子爲大
兵虜至崇賢鄉碑亭橋齧指血題詩橋柱上云君王有難
妾當災棄子離夫被虜來遙望花山何處是存亡兩地亦
哀哉遂投水死南村輟耕錄至元丙子伯顏偏師徇台臨
海民婦王氏被掠至嶮上清風嶺齧指血寫詩於崖上曰
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
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迴首

故鄉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卽投崖下以死右二烈婦之死其年同其詩又略同但其地不同耳疑只一事而傳者之異也

折像

余讀折像傳而重有感於今之守錢虜也傳曰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父國爲鬱林太守有貨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二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鬪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

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自知亡日召賓客
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
劣如其言

五曲江

枚乘七發觀濤乎廣陵之曲江今陝西會城東南有曲江
乃司馬相如賦所謂臨曲江之澧州者也廣東韶州府城
北亦有曲江因以名縣唐張九齡爲縣人故稱曲江公又
江西豐城縣東北十里雲南臨安府東北九十里亦並有
曲江

曹狀元

曹狀元名鼎真定甯晉縣人初中鄉試歷代州訓導江西
泰和典史宣德七年督工匠至京復中鄉試明年中會試
延試遂魁天下官至吏部左郎兼學士正統己巳沒於土
木之難

致仕半祿

洪武中臨邑高復以吉安同知致仕遂甯齊仕坤以新河
知縣致仕皆賜半祿贍之終身此亦獎廉勵恬之要術也

蒼雅

李斯作蒼頡篇其後有張揖埤蒼樊恭廣蒼周公作爾雅
其後有孔鮒小爾雅張揖廣雅陸佃埤雅羅願爾雅翼李

斯蒼頡篇及楊雄訓纂篇賁魴滂喜篇謂之三蒼

蒲輪

史記秦始皇至泰山下諸儒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漢書武帝紀遣使者安車蒲輪徵魯申公注用蒲裹車輪取其安也枚乘傳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乘明帝紀詔曰安輪輓輪供綏執授注以蒲裹輪徐穉傳欲蒲輪聘穉楊厚傳贊仲威術深蒲輪屢尋唐書玄宗在東宮表以蒲車召王友正不至王起蒲輪賦丘園共賁巖穴皆虛載脂載牽旣攻旣堅經營草澤轡轢雲烟織而爲席臧孫不仁緝以成宮令尹非禮旁搜叢桂遠揆幽蘭

奇器不傳

宋張思訓斟酌張衡梁令瓚渾儀之制爲樓閣三層高丈餘中有輪軸闕柱激水以輪以木偶人爲七真神左撼鈴右扣鐘中擊鼓以定刻數每一晝夜周而復始又作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卽自執辰牌循環而出至冬水凝則以水銀代之元順帝自制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縣鐘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

時自能耦進渡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魏明帝時有
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帝以問馬鈞可動否對曰可動
帝曰其巧可益否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其
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
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
百宮行署春磨鬪雞變巧百端元興隆笙制以楠木形如
夾屏上銳而面平縷金雕鏤枇杷寶相孔雀竹木雲氣兩
旁側立花板居背三之一中爲虛櫃如笙之匏上豎紫竹
管九十管端實以木蓮苞櫃外出小檝十五上豎小管管
端實以銅杏葉下有座獅象遶之座上匱前立花板一雕

鏤如背板間出一皮風口用則設朱漆小架子于座前繫風囊于風口囊面如琵琶朱漆雜花有柄一人按小管一人鼓風囊則簧自隨調而鳴中統間回回國所進以竹爲簧有聲而無律玉宸樂院判官鄭秀乃考音律分定清濁增改如今制其在殿上者盾頭兩旁立刻木孔雀二飾以眞孔雀羽中設機每奏工三人一人鼓風囊一人按律一人運動其機則孔雀飛舞應節漢張衡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樽中覆蓋

周密無際如有地動樽振則龍發機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之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嘗一龍發機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證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咸服其妙又玄女記里鼓車黃帝指南車及周公欽器其法並已絕而馬鈞祖冲之燕肅之徒能追修之諸葛孔明木牛流馬祖冲之亦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已上皆極奇之器而今皆不傳

泰卦

有病者其子命卜人占之得泰卦以爲吉余私謂卜人云

天在地下恐無生理已而病者死近閱北史云有人父爲
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趙輔和館別託相知者筮遇泰筮
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
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聞至乃知古人已先有此論然
乾爲父趙說比余爲精顧余說亦不幸而偶中也

許賽

晉書庾亮病大困戴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
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
也因知今人許賽羊猪於神祠者其來久矣

京官騎驢

兵部尙書綿州金公獻民云成化末爲御史時常騎驢朝
參同列多有然者草木子李公紀字仲修洪武間以薦爲
應天府治中作詩云五品京官亦美哉腰間銀帶象牙牌
有時街上騎驢過人道遊春去不回乃今迥不然矣

其時... 近... 北...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其時... 近... 北...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其時... 近... 北...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其時... 近... 北...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其時... 近... 北...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其時... 近... 北...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其時... 近... 北...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其時... 近... 北...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其時... 近... 北...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其時... 近... 北...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其時... 近... 北...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東... 南... 西... 中...

真珠船卷八終

金公... 月... 云... 知... 介... 末... 氣... 晴... 中... 却... 常... 歸... 歸... 陣...

跋

眞珠船八卷明咸寧胡侍著寶顏堂秘笈本也侍字承之
正德進士官鴻臚少卿獻皇之議以直諫聞是編乃敷歷
之暇讀書得間以辨正經史者也姚惜抱論學問之道有
三曰義理曰考據曰詞章關中自張呂後理學一脈淵源
弗絕迄於明代宗風益振三原高陵朝邑富平長安諸公
均以達官開壇講學而空同澣西漢陂槐野之倫又以詩
文名天下義理詞章固已弗衰益競惟考據一門專家卒
鮮少卿是編博極羣書徵考辨正二百餘事關於經者如
正說築渭汭四岳蔡傳之非謂堯舜禹湯之非謚關於史

及政法者謂蔡邕有後辨王忠肅翹之誣謂夫殺妻父妻
不宜坐及訴訟之勿濫追呼皆有益世道之語關於天文
機器者如夜短日南之說與張思訓馬鈞等之奇器未知
於近世西人何如然當科舉時代而精博如是亦可謂空
谷足音矣惟書係孤本流傳未廣闕中人士多未寓目今
據是本重校付印以見士營營於千里之外而常失於耳
目之前多此類也民國二十三年十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健

興平馮光裕